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

一



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刻
元明遞修本影印原書版框
高十九·一釐米寬十三·六
釐米

國朝人物之盛遠追唐虞三代
之英秦漢以來鮮儷矣白

建隆

乾德之肇造暨

建炎

紹興之中天因時輩出豐功偉
烈焜耀方冊雖埋光鏜采位不
稱其德者亦各有紀於時欲求
之記事之書則灑灑々々未易
單究雜出於野史見聞者其事
又裂而不全未足以觀其人之
出處本末好事者因集神道誌
銘家傳之著者為一編以便後
學之有志於前言往行者韓退

之韓洪輝杜牧之譚忠傳今質
諸正史而皆合學者將階此以
攷信於得失之迹不為無助云
紹熙甲寅暮春之初謹書

卷一

太宗皇帝御製

趙中令公普神道碑

神宗皇帝御製

韓忠獻公琦兩朝顧命定策元勳之碑

卷二

寇忠愍公準旌忠之碑

文懿公孫 抃

王文正公旦全德元老之碑

文忠公歐陽 脩

卷三

晏元獻公殊舊學之碑

文忠公歐陽 脩

丁文簡公度崇儒之碑

文懿公孫 抃

卷四

程文簡公琳旌勞之碑

文忠公歐陽 脩

張文懿公士遜舊德之碑

景文公宋 祁

卷五

富鄭公弼顯忠尚德之碑

文忠公蘇 軾

卷六

司馬文正公光忠清粹德之碑

文忠公蘇 軾

賈文元公昌朝神道碑

荆公王 安石

卷七

宋元憲公庠忠規德範之碑

文恭公王 珪

宋景文公祁神道碑

忠文公范 鎮

卷八

趙清獻公抃愛直之碑

文忠公蘇 軾

王文恭公珪神道碑

黃門李 清臣

卷九

高衛王瓊決策定難顯忠基慶之碑

文恭公王 珪

高康王繼勳克勤敏功鍾慶之碑

文恭公王 珪

卷十

韓獻肅公絳忠弼之碑

黃門李 清臣

卷十一

范忠宣公純仁世濟忠直之碑

文昭公曾 肇

卷十二

吳武安公玠神道碑

中書舍人王 綸

吳武安公功績記序引

岐下張 發

功績記

明 庭傑

卷十三

韓忠武王世忠中興佐命定國元勳之碑

沂公 趙 雄

卷十四

吳武順公璘安民保蜀定功同德之碑

翰林學士王 穰

卷十五

呂文穆公蒙正神道碑

文忠公富 弼

陳文惠公堯佐神道碑

文忠公歐陽 脩

卷十六

張忠定公詠神道碑

忠獻公韓 琦

曾諫議大夫致堯神道碑

文忠公歐陽 脩

卷十七

馮勤威公守信神道碑

荆公王 安石

康刺史延澤神道碑

翰林王 禹偁

卷十八

張刺史綸神道碑

文正公范 仲淹

李觀察士衡神道碑

文正公范 仲淹

卷十九

馬正惠公知節神道碑

荆公王 安石

王武恭公德用神道碑

文忠公歐陽 脩

卷二十

范文正公仲淹神道碑

文忠公歐陽 脩

趙康靖公槩神道碑

文忠公蘇 軾

卷二十一

周安惠公起神道碑

荆公王 安石

王待制質神道碑

文忠公蘇 軾

文忠公歐陽 脩

卷二十二

夏文莊公竦神道碑

文恭公王 珪

龐莊敏公籍神道碑

文恭公王 珪

卷二十三

余襄公靖神道碑

文忠公歐陽 脩

孫威敏公沔神道碑

學士畢 仲游

卷二十四

歐陽文忠公脩神道碑

文定公蘇 轍

卷二十五

狄武襄公青神道碑

文恭公王珪

种公世衡神道碑

文正公范仲淹

卷二十六

吕惠穆公公神道碑

忠文公范鎮

范忠獻公神道碑

忠文公范鎮

卷二十七

周侍郎沆神道碑

文正公司馬光

趙樞密贈神道碑

太史公范祖禹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目錄上

唐堯在位聖賢謂之叶符虞舜得人天地以之開泰八方理定千載會昌必旌柱石之材以觀其壯節鹽梅之寄以濟其和平是故應運握圖明王聖帝受天寶命開國成家無不用忠確間世之臣先輔基業股肱心膂之士共同甘辛萬代通規一時遭遇保全令德克荷洪勳者其故真定王普之謂矣王姓趙氏字則平其先顓頊之裔佐禹平水土是謂伯翳帝堯賜姓白臚氏造父其後也有功於周穆王受封於趙周德下衰叔帶去周適晉六卿取晉遂開國焉今為常山人也王蘊人倫之風槩稟山嶽之儀形晦而不彰寬而無撓竭其誠志有始有終無善不臧非義勿取頃自我太祖從周世宗南平淮甸水陸兼行龍虎震威號令始發捷如響應冥契人神是時擒其偽將皇甫暉於滁上王時為郡之參佐斷事明敏獄無冤者 太祖聞名召見與語深器之洎後 太祖仗鉞

左馮因辟為同州節度推官歷滑臺許田睢陽三鎮從事其在幕府也恭謹畏慎盡竭赤誠夜思晝行勿矜勿伐可謂龍吟虎嘯雲起風從如懷萬頃之陂遭遇承平之運 太祖光宅天下龍躍商丘知有佐時之才早定君臣之契擢為諫議大夫樞密學士仍頒金紫以榮之是歲上黨帥李筠叛 太祖將議親征委之留守調發軍實王以為 聖上躬擐甲冑臣子宜效驅馳乃陳懇上言乞宥從鸞輅泊中途進策曰 陛下初登寶位應天順人將制號雄光耀神武兵機貴速不尚巧遲若倍道兼行掩其倉卒所謂自天而下可一戰而成擒也 太祖深納其言舉兵速進未至高平李筠果擁衆出戰于時靈旗指寇勇士齊心叛帥自焚餘黨就戮旋又維揚帥李重進苟藏禍心阻抗王命 太祖便殿召對問攻取之策王籌其擅修孤壘倚恃長淮而士卒離心資糧乏絕以順討逆動必成功 太祖深然之乃親御大師長駟淮楚不渝數月果致盪平駕迴壽其功賞階級授金紫加太保充樞密使仍賜功臣之號爰自累代以來朝廷多故諸侯專制兵甲亂常加以僭偽未

平師旅未備餘風未殄思有以革之王以庶務草創深惟遠圖利害靡不言纖微靡不達忠盡其力言如轉規啓心不疑振舉風俗故得遐邇悅服政令惟新皆其功也乾德中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因之大用出於流品矣我 太宗觀其才智凡事責成既升近密之權可觀立功之效英聲為之間出文物為之復興勗力同心如石投水固以蕭張讓德姚宋推功魚水之歡未足為比惟誠惟信少是少非揚歷艱難上副弼諧之任明哲兼濟聿臻命世之才忠順其言純誠克著恢張出之於人表翊戴以助於康平徇公戒私不忘片善用心合道逆耳求知開寶六年 太祖以土始佐創業克致昇平伐罪弔民開拓疆土下西蜀平南越擒吳會來北戎威德綏懷無遠不至雲龍際會大道合符十有餘年矣知無不為甚煩神用務均勞逸以優蓋臣尋授太傅佩相印持節河陽洎朕嗣守丕圖勤修庶政腹心之寄中外攸同特授太尉使相如故乃睠并汾民墜塗炭戎車一駕逆壘宵降既靜妖氛爰覃爵賞改太子太保增加并賦北連朔嶠東盡海嶠禹穴唐郊盡為

王土朕嘗念往年之舊德褒賞輔弼之殊勲惟懼之謀明於果斷思置之左右前後任之以耳目股肱粵自藩垣入屋廊廟爰渴弼諧之道更資調燮之能遂徵授守司徒兼侍中昭文館大學士三階已正百度惟貞憂國忘家直亮在意嘗誡諸第諸子以為授寵濔分富貴逼身一領名藩再登上相以身許國私家之事吾弗預焉嘗念頃自宥密升于宰輔出入三十餘年未嘗為親屬而求恩澤爾等各宜砥礪無尚吾過故自始至末親當無居清顯者昔春秋美晉大夫羊舌肸謀而鮮過惠訓不倦王復有馬八年以襄鄧之俗獄訟攸煩惠彼疲民寄之元老下車布政鄉閭無安事有未便於民者削而去之利於民者舉而行之豪猾畏威寡懷惠暨改轅襄漢民之去思如失父母時已得病於南陽經年未差就移漢水重鎮便藩常思報主之誠每懷憂國之志廼心王室時有箴規上表引唐姚元宗十事陳古今治亂之由極人臣獻納之意興懷慷慨詞甚激切揣摩時事居安慮危此又其忠蓋也朕以歷代稽古其禮文廢勸農務本其可忽諸乃命有司舉行藉與次元布

慶帝載惟熙造膝沃心惠我耆德而王久違宸宸思拜闕庭既
進於直言宜再踐於寢廟復授守太保兼侍中昭文館大學士登
雲霄之上位擢列辟之崇資燭幽明而無怠無荒報恩榮而可大
可父刑政之務知無不為功績播於謀猷群庶謂之明哲獻替之
職理事皆通不憚劬勞夙夜匪懈可以傳聞清世書于簡編而連
歲之間風疹頻發願避賢良之路乞歸閑散之官朕以勳舊之臣
方深倚注命駕臨問涕泣興言齒髮雖衰痾瘵未退荷天之寵力
所不任持授太保兼中書令洛陽留守又經歲疾勢轉深上表堅
乞退避以讓災青勉強誨諭志不可奪乃冊拜守太師進封魏國
公就便願養太醫中使不絕於路顛望有瘳別加殊渥豈期美疹
遽至彌留以淳化二年七月十四日薨於洛陽之私第享年七十
有一朕覽表驚嗟悲慟累日不得巫祝桃茢親臨其喪纓服舉哀
輟視朝五日遣右諫議大夫范杲持節策贈尚書令追封真定王
持賜謚曰忠獻吊祭贈之數並令加等以盡君臣之禮焉二年
二月命有司備鹵簿塋於洛陽北邙之原而合祔焉嗚呼梁木斯
壞哲人云萎若濟巨川予將安寄王性本俊邁幼不好學及至晚

歲酷愛讀書經史百家常存凡按強記默識經目諳心碩學老儒
宛有不及既博達於今古尤雅善於談諧馬伏波詞辯分明杜征
南手不釋卷見事而敏抱器自然壯志無窮日新其德許國常存
於懷抱令譽以至於宏彰其為子也孝養于親動不違禮友愛於
昆弟嚴慈於子孫其仕於公也奢儉酌中貞純許國名器能守謙
卑益光茂德崇勲輝映朝列寵遇之盛今古罕聞自再入廟堂時
陳規諫負荷重寄常懷啓沃之心竭力輸忠以待公家之事有萬
石之周慎孔光之謹密管葛之智畧房杜之經綸舉而兼之斯為
全德朕於早歲嘗與周旋而節操有恒始終無玷荷台鉉之任處
輔弼之私既集大勳荐膺典冊紀其功烈宜在旂常昔唐虞之得
臯夔夏商之任奭益有周以闕散佐佑炎漢以蕭曹弼諸用能寅
亮帝謨緝熙庶績庸比德今其勝哉天不勅遺予何自律是迺
跡其景行昭之鼎彝昭巨範於將來庶令名之不朽銘曰應運開
國股肱任賢委以心腹操執彌堅實猶令德王佐周旋裨贊明聖

厥位名傳信之得人方言桂磈魚水同心君臣盛美夜寐夙興有終有始
進思盡忠見義後矣退思補過器識安閒攀龍附鳳備歷艱難縱
橫志大接對溫顏官崇若涉善惡之間近密公朝與奪非類稟性
懷柔區別利害踐揚貴職綽有奇才經綸宏異學識通赫赫皇猷
恭恭近侍任以機權寵彰名器啓沃王命業茂勲崇南征北伐平
盪姦雄日侍冕旒情偽明察假仗元威好生惡殺若聞諠駭事不
怙堪爲國重制斷臨時性直如繩酌中如砥孝悌於家簡編信史
惟公之德間代英靈非義不理庶務乃馨積善宗緣敦厚必顯文
教潛敷聲聞自遠殊勲表信追思念功素推臣節澤被無窮奇士
挺生民安俗阜允洽克從禮讓規矩悲風颼颼夜杳冥冥咨嗟永
隔精魄長尚喪此貞純曷終暮景冤影已沉去路斯永廟堂師傅
丘壟幽泉勒銘翠琰不勝潛然

神宗皇帝御製

兩朝顧命定策元勳之碑

熙寧八年六月甲寅定策元勳之臣永興軍節度使守司徒兼侍
中魏國公判相州韓琦薨訃來京師朕盡然追慟若不勝詔輟視
朝三日贈尚書令配享英宗廟庭七月癸酉成服于苑中哭之慟
又勅入內都知利州觀察使張茂則往護喪事於是其孤忠於上
公勲德之狀于有司已而集議尚書省皆以謂謚公忠獻無以易
朕念旣葬而墓隧之碑未立嘗攷大雅烝民之詩雖美宣王之德
而寔大山甫之功肇其所生興其所施及乎進止威儀衣服車馬
之盛莫不與民詠誦之以慰山甫之心可謂至矣蓋臣之致功者
大則君之享福也隆然則可無述今觀公之大節所以始所以終
宜有金石刻之以著信于後世而錫訓于子孫非朕其誰爲之惟
韓氏遠有世叙始武子事晉德封于韓遂以爲氏韓亡其子孫散
之他國望出博陸推其世名爵而譜猶存其三世葬安陽公安
陽人字稚圭生而有異稟少好學夙智早成天聖五年公甫冠擢
進士甲科授將作監丞同判淄州召試學士院除直集賢院再選
太常丞監左藏庫歷開封府推官三司度支判官改左司諫時天
異數見宰相以疾五日一奉朝請執政者德輕不足與論天下事

公連疏中書所行乖失久不報又請下御史臺集百官決是非於是同日詔罷執政者四人公為諫官凡中外職有預責苟有所知者未嘗不言其啓迪上心則又每以明得失正綱紀親忠直遠邪佞為急初王曾為宰相謂公曰今言者太激無補上德如公言可謂切而不迂矣是時曾望方崇當時士人罕見獎與公得其言益以自信俄詔同丁度定雅樂公以阮逸胡瑗尺律之法出於私見皆詔罷之且請用工朴舊樂遷起居舍人知諫院知制詔知審刑院益利歲大荒為兩南三路安撫使活飢民百餘萬減冗役數百人奏除諸郡收市上供綺縠不急之物以便民趙元昊反以兵圍延州又為陝西安撫使馳往撫邊至則賊引去矣方大將劉平遇賊于百口以軍敗被執監軍黃和懼罪誣言上平實降朝廷乃勅收其子命御史甚置獄于河中府公力為陳之平子既蒙釋又得推恩及其家憂適為陝西經略安撫招討使公以樞密直學士副之公持攻守二策以決于上仁宗欲取攻策執政者難之公曰元昊以區區數州之地其衆可知也顧非舉國不能以內寇漢拘賊

七

五

法城邑之守未嘗出境謀此賊所以猖獗而屢勝也今彼志氣驕情我儻併兵從一道出糧充械利鼓行而前宜無堅敵矣曷不用攻策公言雖懇然朝廷終以為不可俄還涇原聞元昊遠求盟公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下令諸將日夜戒嚴方召兵瓦亭賊已寇山外公指圖授任福曰此地有險可保彼雖衆不足畏也宜堅壁待之無得輕出軍久則勢自歸且隨躡其後擊之可有功既而又以檄戒福曰遣節度雖有功亦斬福庸將也卒為致敵而死之夏竦使人收散兵待公所與檄於福衣帶間乃言失軍之罪不在公朝廷猶奪一官待知秦州數月復其官如故會分陝西為四路改秦鳳經畧安撫以明年詔易陝西四帥皆為觀察使如范仲淹龐籍二公亦辭公知不辭曰上方憂邊甚臣子忍擇官乎頃之復為樞密直學士諫議大夫又為陝西經畧安撫招討使公在邊久積養士氣日益振又欲用策取橫山以復河南故地會元昊求稱臣而未遂公與范仲淹素善天下稱韓范仁宗亦以此二人者遂同除樞密副使而相繼復陳其策上前元昊已臣矣其謀亦不得

用前此鄭戩代公為四路帥遣劉扈童子廉即降羗所虜地築永洛城域役方作會戩罷涇原帥尹洙以為非便止之扈等猶城不已洙乃械送于獄且將斬而戩力爭于朝公亦以為永洛可罷而扈等犯令之罪不可貸朝廷命廷臣往視利害既成而士廉等詣闕訟其事是時公同進用者已悉罷去公因自請補外詔以資政殿學士知揚州又徙鄆州徙成德軍分河北為四路就移定州安撫使知定州更本殿大學士尚書禮部侍郎以觀文殿大學士留再任拜武昌軍節度河東經畧安撫使知并州契丹侵我天地公使裨將蘇安靜諭之曰爾嘗求我脩池上神廟今曷見侵也虜不服安靜指外橫山鬼山之麓與之為約不敢踰衍塞下多閑田先是國初潘美為帥時虜頻出寇鈔並邊之民甚苦之美乃令內徙空其田以為禁地公曰以虜日加侵苟失不耕是將遺虜也乃募弓箭手四千戶墾田九千六百頃公數罹霜露之疾願上武康節罷邊東還詔聽以節知相州且疾間授三司使工部尚書尋除樞密使自國朝剗革僭暴所積機要文書皆散亂湮鬱不可考究諸

房比例前後檢用未嘗同吏每探之下以市賂乃命官條悉冊留而論次之姦緣以止其得祖宗御筆所裁則悉上祕府以為世主憲總千餘秩後至中書亦行之以本官同平章事進刑部尚書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封儀國公仁宗方倚左右大臣以經畧太平之務公因得選敕群司百吏使奉法循理各安其職而天下晏然無事百姓遂安刑罰衰止衣食滋殖守成之業茂矣 仁宗在位四十二年皇嗣未立而天下共以為憂大臣顧避退縮莫敢為上言公乘間進曰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係自古禍亂之起由策不早定也今 陛下春秋高未有建立何不擇宗室之賢者而定之以為宗廟社稷之計乎他日又進而言曰昔漢成帝在位二十五年議立孝元帝孫定陶王為子成帝在位非高才主且能之以 陛下之聰明睿智柰何久不決也始以英宗判宗正寺英宗稱畏辭未受命 仁宗以問公公曰名分之未定去就之所難也臣切憂之帝悟遂詔立皇子公復稽首曰事定矣臣復何憂時詔雖下 英宗辭益堅 仁宗欣然用其策 英宗既為皇子遂入居于慶

寧宮嘉祐八年三月壬申以仁宗願命奉皇子即皇帝位於時天氣溫晏宮廷內外罔不肅然自幾中市井猶有未知者加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平章事進封衛國公爲仁宗山陵使初英宗暴得疾皇太后垂簾權聽軍國事及皇躬康復公乃請乘輿其素仗出祈雨都人猶未識新天子至是瞻仰天日之表乃相與言君貌類祖宗真英主也 皇太后聞之喜即下令還政進左僕射兼樞密院事提舉修 仁宗實錄昭陵復土上大丞相印綬 英宗親製詔賜之語甚眷公乃起不敢辭 兼樞密院事許之其年南郊大禮進封魏國公以陝西戍兵多軍常不足欲籍下民爲義勇方議上諫官司馬光言公曰往者常籍籍爲民兵遂涅之爲官軍父母妻子莫不環顧以泣也臣願以一身救數萬之命英宗曰河北河東亦有義勇何陝西爲不可公於是督使者疾馳往籍之得十四萬人光猶上前論其事 英宗曰已籍之矣何獨未知也憂賊寇大順城公即欲停歲賜絕和以問罪於其主諒祚大臣或有以保元康定之間四方用兵王師傷敗之事諫于上前陰撓其謀者

公曰此但膠徃迹何不較今日彼我乎且諒祚狂童非有元昊智計而朝廷邊備乃大過昔日誠詰之心必服時衆雖屈公然心不善之也 英宗既用公策遂遣使賫詔徃問罪而諒祚懼以表謝于朝廷會 英宗已寢疾輔臣入起居于便殿公叩榻問諒祚所上表云何 英宗曰亦如前日所料耳於是向之異議者媿服公之謀且善 英宗之聽也未幾即臥內承詔以朕爲皇太子治平四年正月庚戌被顧命奉朕即皇帝位拜司空兼侍中爲 英宗山使既還又引故事願罷相不聽固請乃以鎮安武勝軍節度使兼侍中判相州仍虛上宰位侍之賜興道坊第一區公因以國朝故事領兩鎮者未嘗有辭不拜改淮南節度使种諤取綏州宥州貢不至既勅倫於陝西又改陝西經畧安撫使判永興軍或以綏州孤遠難於饋餉請弃與賊者朝廷信之命公廢焉公以謂其城阨賊衝橫據山界并視不平不可毀留詔抗議以便宜檄邊固守之乃得存迄今爲延州東北形勢之障公既常有滅賊志因是乃大揭榜塞上具陳向背禍福招來橫山之羗爲進討之計會關中

頻歲不登邊廩無餘粟朝廷雖多公策而時不相之故其功卒不
就河北行地數震之改河北安撫使判人名府兼北京留守公名
動外夷每漢使至契丹必問公安否熙寧初公子忠彥使虜燕于
戎帳其主顧問胡常使漢者曰忠彥之兒肖其父乎曰然遂命工
圖之而去故例虜使過北都與留守通書皆不名明年未賀同天
節副使成克錫謂接伴曰今以韓丞相故特書名後人雖欲其名
而不得也以永興軍節度留再任公雖留辭所加命復判相州居
二年乃言臣老矣恐不足任事願乞骸骨以歸復以向所加命授
之公雖在外朕常重書訪以機事使還具言公形殆非復在執政
日朕方念公深遂不能起可勝慟哉公天資忠孝嶷然如山立至論
大事決大疑而辭氣雍容不見其有憂喜之容也方天下以為憂
公獨能蹈危機進沉斷上以尊強宗廟社稷下以慰安元元之心
功高而不矜位大而不驕祿富而不侈自宋興以來功臣未能遠
過也公為宰相十年蓋進人多矣然未嘗以官職私所親例得恩
澤先推與其劾支逮朝廷錄遺其子猶有未命者公薨前夕有大

星殞于厩中櫪馬皆鳴其年十一月庚申發兩河卒以一品鹵簿
葬公相州安陽縣農安村之原享年六十八歲曾祖瑒廣晉府永
濟縣令祖構太子中允父國華諫議大夫皆贈太師中書令兼尚
書令追封齊燕魏三國公男六人忠彥太常丞直龍圖閣端彥右
贊善大夫純彥粹彥嘉彥皆大理評事其一人蚤卒孫男六人維
公奉詔立皇子為皇太子被顧命立英宗為皇帝立朕以承祖
宗之緒可謂定策之元勳之臣矣或以公安社稷方周勃政事比
姚崇其言不幾乎朕既述公以文遂篆其首曰兩朝顧命定策元
勳之碑夫豈特慰公之知亦將為天下臣子之勸銘曰嶽祗嶭峨
默降靈氣匪申匪甫而相予治赤精傳圖繼生仁宗誰適作相有
來魏公烈文魏公匪卜于枚天寶賚予魏公有來公治萬事靡猷
不經進退賞罷惟時權衡晦明風雨罔拂厥序男女潔誠以田以
縷萬物瑤瑤四夷歌舞雖本帝力公陳亦多皇有大器誰嗣誰
公陳與予天命不迷功成辭隆視天盈虧旂常之載勤勞終初乘
馬路車袞衣赤舄其誰公如將相出入公行不歸公死是悼尚想

公儀淚落苑草永懷英宗公則配食我俎于宮孝思罔極素菜碩
牲鍾鼓管絃從公享之何千萬年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二

寇忠愍公准旌忠之碑

文懿公孫

抃

上祀合宮之明年夏四月召兩府臣諭之曰故太子太傅萊國公寇准方嚴鯁亮有文武偉才在太宗真宗朝建大功立大節輸謀納忠誠貫白日不幸以譴終朕甚歎嘉之其勅史氏撰揚勲烈具誌于石用垂示來世遂以命臣抃翌日又下詔賜旌忠之額且親篆以賁寵焉臣承命恐悸謹拜手稽首書其事公諱準字平仲其先出上谷昌平蓋春秋時司寇蘇公有勞於王室因官以命氏後世率多聞人若東漢恂子翼潛河內破蘇茂畫像畫臺為中興勲臣曾孫侍中榮以辨繫亡匿宗黨潛散它土故譜謀亡傳又數世有徙居馮翊者藉于三峯下遂為華州下邽人曾祖貞祖廷良以唐末亂不仕父湘博古嗜學有文章名晉開運中登甲科冠多士後應辟為魏王記室終焉知人者惜之以公貴封燕陳晉三國公贈官至太師尚書令曾祖母白氏祖母鄭氏母趙氏封許陳曹三國太夫人準始生風骨峻爽與常童不類及從師入學校趨隅占對毅然有成人風采既冠讀左氏公羊穀梁傳不俟講說不循注疏三家異同之說輒援筆剖析以辨明之辭道理正沛若大手先儒老生曰是真所謂宿習者年十九一舉擢進士第解褐受大理評事知歸州巴東縣時太平興國五年也後三歲補大名府成安宰三遷殿中丞調兵食于西夏還差通判鄆州得召見稱旨遂給札試禁中授右正言分直東觀中謝日賜緋袍銀魚汶上之命充三司度支推官俄轉鹽鐵蠲司判官公事會詔百官言邊事準極疏利病天子器之擢署尚書虞部郎中充樞密直學士賜金紫判吏部東銓未幾丁曹國太夫人憂有詔權奪不得已起視事淳化改元授左諫議大夫充樞密副使尋改同知樞密院事封上谷縣開國男是年十月領青州明年九月召赴闕守本官參知政事進上谷郡開國侯至道二年閏七月知鄧州真宗皇帝嗣位遷尚書工部侍郎咸平元年五月移河陽軍二年八月改同州三年夏朝京師行次闔鄉授鳳翔府五年五月詔詣行在轉刑

曹權知開封府六年六月遷兵部充三司使進封開國公時始復
鹽鐵度支戶部為一使景德元年特授守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集賢殿大學士二年十一月加中書侍郎兼工部尚書三年二
月罷相進刑部尚書知陝府祥符初扈從東封回遷戶部尚書知
天雄軍四年四月改兵部尚書車駕幸亳權東京留守六月遷檢
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樞密使八年四月罷機務授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持節鄧州諸軍事行鄧州刺史充武勝軍節度鄧
州管内觀察處置使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移判永興軍天禧
元年二月換節襄州三年四月詔赴京六月特授行中書侍郎兼
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景靈宮使集賢殿大學士十二
月改尚書右僕射四年六月罷相授太子太傅進封萊國公九月
降授太常卿知相州八月移守安州途次棗陽貶道州司馬乾興
元年二月再貶雷州司戶參軍準踈通博裕果敢沈毅能斷大務
不循細檢喜風幹善議論與人無城府接物無崖岸顧大義可為
者必奮勵翔躍以自先之其勇若賁獲至於外險中艱斬然涯垠
亦坦坦無退衄意聞一善薦道推挽不進用不已附離苟合者疾
之如仇讎初補吏治二邑推至信部中會期賦役止計鄉里姓名
諭寺門民赴之無毫髮稽遲者本道論薦至有以魯恭卓茂為比
嘗奏事 真宗言切直 上怒起準以手攀 帝衣復御坐持議
益勁神色瞭然事既決乃退 上曰此真將相才吾得之若唐文
皇倚魏鄭公尔歲大旱 上問政闕失準對曰在洪範天人之際
若影響是固刑有所不平爾祖吉王維皆 陛下朝臣頃曲法受
財各伏萬計吉伏誅家具籍沒維止校于私室仍領濠之定遠簿
蓋叅知政事沔同母弟也 陛下重輕如是亢燠之咎殆天所誠
告 上嗟悟者久之咸平景德中契丹頻歲犯塞多縱遊騎剽略
小不利即引去偽徭祥無闔意準曰是徂我也願朝廷練師徒簡
驍銳分據要害地以備之是冬果大舉舉國來寇越瓦橋攻高陵
直抵于澶魏將飲馬河濡 真宗憂之召群臣議或曰寇深矣宜
戒嚴京城益重兵守衛或有西南之幸準止之曰淺議淺議 方
今聖德明備上合天心將且協和叅講師律若 帝馭順動而此

彼黨類自當遁走設未然則出兵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衆願主
客勞逸之狀我得勝筭必矣 上悅於是大駕北征至澶南城
外獻言願駐蹕以觀形勢準曰不過河則人心未寧虜氣未懾非
所以取威決勝也且王超領勁兵屯中山以扼其亢李繼隆石保
吉以大兵扼其左右肘四方征鎮赴援日至何慮而不進固爭之
連頓首於 上前意氣詞語憤然感憤是日幸北寨御北樓觀視
營壁撫勞部伍軍民歡呼自近及遠聲振于數郡虜相視怖駭不
能成列俄而勁弓伏發殄其元帥因密奉書以請盟朝廷始遣曹
利用往成之御史闕準取沈毅敢言士塞詔同列者不悅屢白更
持例文進準曰宰相所以器百官今用例則所謂進賢退不肖乃
虛語耳命去之故士擢用在準持衡時得人為多 先帝倦廢政
丁謂曲蒞迎合結權倖以用事準請問便殿數其姓名曰某與某
皆壬人異時不可輔少主願更擇方亮大臣為羽翼矧 皇太子
睿德天縱英聲日茂延師傅議經史默識古今成敗事見臣寮夾
機務周知天下安危計雖周之成漢之昭殆難以擬議 陛下胡

不協天人之係望謹宗社之正謀引登大明敷照重霄固 祖宗

萬世之基本言訖俯伏為嘯議未下明日黨人以急變聞飛語密
中準準坐此得罪既行過零陵踰大陂護兵從騎前後不相屬溪
夷乘間抄掠而去已而酋長召告之曰聞寇卒在道若等奈何竊
賢相行橐神明其祐若乎趣遣種人持所掠還準伏道引罪且
拜公慰遣之至南海晨旦朝謁從事如常時謂其子曰守法奉正
士人常操以窮通或敗易之者非吾意先是署東偏屋瓦數楹陋
不蔽風雨準完基訪材揭為層樓置几榻其間經史老莊及天竺
書環列前後暇或至有誦之賓至則憑高瞰虛笑語燕燕若初無廊
廟之貴者嶠南山小峻絕其道路往往斬崖瀕澗曲折高下馬不
能平進郡縣官有以伐竹為輕輿以迓准者謝曰吾罪人騎馬足矣
冒炎溽捫險阻日行百里左右為之泣下准昂然無隕穫容色其
度量過人如此及雷陽吏以圖獻閱視之首載郡東南門抵海
允十里準恍然悟曰吾少時有到海抵十里過山應萬重之句
今日應爾人生得喪豈偶然耶自是色空夢幻深諳諦法危坐終

日寂無它營天聖元年閏九月移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行衡州司馬是月七日以疾終於貶所年六十三嗚呼非常之功遇非常之器業然後成不世之節待不世之忠賢然後立且準初縣計府入輔屬 三聖紹統四隅晏和 上方講稽儒術尊右文教以盛太平之形容敵人睚眦出不意衆號百萬北方騷然文紳武綏策慮倒置準抗難犯之色建不拔之議天威輝揚霆激而電掣大惠鋪迪春熙而日融民焉息肩士也卷甲憬彼氛侵疑爲至和逮今三紀矣而羽書不馳烽燧不舉義信傳結古無與隣準之功焉伏波尚父之功矣洎自秦川再相時闡聞親政猾險當路恟恟中外靡遑底寧準密圖本元深遏萌漸毅氣一吐形于明謨排邪斥疑濱死不顧聞準之風者心魄駭視而後知大正不可干大奸不可肆大名不可取大器不可窺僕夫忠儒夫有立志及直皇棄天下倖黨斂手畏伏忠義兩宮坐朝庶政平一輔翊慈惠卒隆寶圖準之節霍子孟狄梁公之節矣準篤志于學而晉公亡歲時祠祀感激涕泣然若孺慕者終其身不易在成安兄弟以下

葬爲請准曰未也父爲士子爲大夫葬則士祭則大夫吾先人以文學中其第卒事王藩若追贈未逮則陪臣矣吾豈忍以士禮葬旣通顯乃護二喪還成安 太子遣中貴人勉諭賻卹恩禮數踰等大爲埶紳榮初丁崖貳政以謾冒自任又能陽爲戚施伺人類色密圖忌間之漸一日會食政事堂羹滪準鬚謂起以袖徐拂之準正色曰公忝國大臣乃曲躬爲官長拂鬚耶謂大愧其後邪正寢矣其於冰炭簧言營營日肆媒孽準簡固醇挺未始一疑於心故及南嚮之難至於天下皆寃之無幾何謂敗得竄道縣海寧準從者有以釋憾謀不利於謂準知之陳大席一廡間設戲具悉召坐且命之博奕因隱几觀焉謂行乃罷平生著述於章疏尤工國政民事無巨細鈎校利害爲 上悉陳之其言簡故多所開益餘並節焚滅棄去雖至戚不得見好爲詩發言樂清悟有劉夢得元微之風格其氣焰竒拔則又過之準起諸生兩朝內外更委幾四十書其間較評銓選揔決浩穰主財利之煩膺居留之重動數密書 告大猷剖符十藩持節二鎮一踐樞弼再登宰輔小則

糾逖通國剔除弊敗嚴之以關防正之以繩墨差立定格牢不可
踰大則其動賢業彌綸帝載朝家繫之休戚政教關之治亂表正
四海斷四一德九累封戶萬三百真二千七百爵上公階勳極品
功臣始昭心推忠佐理加推誠保德崇仁忠亮翊戴人臣之遇其亦
至矣然若以不置私第不營田園所得俸賜皆分給宗黨故舊去之
日家無餘資及朝廷許葬洛師復還之費僅能完給父之詔復舊
官爵賜以誥曰忠愍公前娶許氏故給事中仲宣之女不及準貴而亡
再娶宋之八故左衛上將軍邢公延渥之女封晉國夫人準無子以
弟之子睦為後隨勁介有履行終于殿中丞女四人長適樞密使
尚書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曙次適太府卿畢慶長次
又為畢公繼室次適司封員外郎直史館張子畢孫四人長諱贊
善大夫次誦誠並大理評事次諭未仕君子謂公慮已也輕以約
謀國也而固誼在則死不足畏義亡則生不足惜勢無以移其
操利無以疚其心出處始終孚合大正昔之垂勳名載簡編者有
幾宜乎沒世三十年而天子思之生民懷之摺紳景行之古風穆

卷之二

五

然炳炳如在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準之謂也銘曰

太宗鷹圖	章聖御極	丕昭武經	誕布文德	準起孤童
遂階書籍	歷事兩朝	荐釐庶職	剛嚴俊明	篤厚且直
非義不蹈	非忠不迪	開補治具	相相智力	指陳機宜
侃侃容色	遼人猖狂	入犯王域	蟻結魏南	狼跳燕北
準抗一言	群類惕息	天嗣繼照	閻慈參翊	猜萌構險
佞間投隙	準矢一謀	姦人跋踏	晏晏萬務	愉愉四國
如石之堅	我社我稷	如山之安	我疆我場	亮節高峙
謗言衆惑	勞既不圖	咎從而得	風濤暮涉	瘴嶺晨陟
氣陵飛雲	誠貫白日	至于隕世	曾靡憂戚	道無久否
帝用近惜	申詔在庭	俾書其實	海田變更	陵谷遷易
準之大名	時萬時億			

王文正公旦全德元老之碑

史館修撰歐陽

脩

至和二年七月乙未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王素奏事殿中已

而泣且言曰臣之先臣旦相 真宗皇帝十有八年今臣素又得
待罪待從之臣惟是先臣之訓遺業餘烈臣實無似不能顯大而
墓碑至今無辭以刻惟 陛下哀憐不忘 先帝之臣以假寵於
王氏而勗其子孫 天子曰嗚呼惟汝父旦事我 文考真宗叶
德一心克終厥位有始有卒其可謂全德元老矣汝素以是刻于
碑素拜稽首泣而出明日有詔史館修撰歐陽脩曰王旦墓碑未
立汝可以銘臣脩謹按故推誠保順同德守正翊戴功臣開府儀
同三司守太尉充玉清昭應宮使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贈太師
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魏國公謚曰文正王公諱旦字子明大名
辛人也皇曾祖諱言滑州黎陽令追封許國公皇祖諱徹左拾遺
追封魯國公皇考諱祐尚書兵部侍郎追封晉國公皆累贈太師
尚書令兼中書令曾祖妣姚氏魯國夫人祖妣田氏秦國夫人妣
任氏徐國夫人邊氏秦國夫人公之皇考以文章自顯周漢之際
逮事 太祖 太宗為名臣嘗諭杜重威使無反漢拒盧多遜言趙
普之謀以百口明符彥卿無罪故世多稱王氏有陰德公之皇考
亦自植三槐于庭曰吾之後世必有為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公
少好學有文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及第為大理評事知臨江縣監
潭州銀場再遷著作佐郎與編文苑英華遷中丞通判鄭濠二州
王禹偁薦其材任轉運使驛召至京師辭不受獻其所為文章得
試直史館遷右正言知制誥知淳化三年禮部貢舉遷虞部員外
郎同判吏部流內銓知考課院右諫議大夫趙昌言參知政事公
以瘖避嫌求解職 太宗嘉之改禮部郎中集賢殿修撰昌言罷
復知制誥仍兼修撰判院事召賜金紫父之遷兵部郎中居職
真宗即位拜中書舍人數日召為翰林學士知審官院通進銀臺
封駁事公為人嚴重能任大事遠勢不可干以私由是 真
宗益知其賢錢若水名能知人常稱公曰真宰相器也若水為樞
密副使罷召對苑中問誰可大用者若水言公可用 真宗曰吾
固已知之矣咸平三年又知禮部貢舉居數日拜給事中知樞密
院事明年以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再遷刑部侍郎景德元年契丹
犯邊 真宗 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東京得暴疾命公馳自行在

代元佑留守二年遷尚書左丞三年拜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是時契丹初請盟趙德明亦納誓約願守河西故地二邊兵罷不用 真宗遂欲以無事治天下公以謂 中興三世 祖宗之法具在故其為相務行故事慎所改作進退能訾賞罰必當 真宗久而益信之所言無不聽雖他宰相大臣有所請必曰王某以謂如何事無大小非公所言不決公在相位十餘年外無夷狄之虞兵革不用海內富實群公百司各得其職故天下至今稱為賢宰相公於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苟賢且材矣必久其官而衆以為宜其職然後遷其所薦引人未嘗知寇准為樞密使當罷使人私公求為使相公大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且吾不受私請準深恨之已而制出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入見泣涕曰非 陛下知臣何以至此 真宗具道公所以薦者準始愧歎以為不可及故叅知政事李穆子行簡有賢行以將作監丞居于家 真宗召見慰勞之遷太子中允初遣使者召見之不知其所止 真宗命至中書問王其然後人知行簡公所薦也公自知制誥至為相薦士尤多其後公薨史官修 真宗實錄得內出奏章乃知朝廷之士多公所薦者公與人寡言笑其語雖簡而能以理屈人默然終日莫能窺其際及奏事 上前群臣異同公徐一言以定 今上為皇太子太子諭德見公稱太子學書有法公曰諭德之職止於是邪趙德明言民饑求糧百萬斛大臣皆曰德明新納款而敢違請以詔書責之 真宗以問公公請勅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詔德明來取 真宗大喜德明得詔慙且拜曰朝廷有人大中祥符中天下大蝗 真宗使人於野得死蝗以示大臣明日他宰相有神死蝗以進者曰蝗實死矣請示于朝率百官賀公獨以為不可後數日蝗飛蔽天 真宗顧公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為天下笑耶嘗者劉承規以忠得幸病且死求為節度使 真宗以語公曰承規持此以瞋目公執以為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為樞密使者奈何至今內臣不過留後公任久人有謗公於 上者公輒引咎求嘗自辨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後已榮王嘗火延

前知言言非天災請置獄劫火事當坐死者百餘人公獨請見曰
於人何以示信且火雖有迹寧知非天譴耶由是當坐者皆免曰
真宗怒欲付御史問狀公曰此人之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
必以為非願并臣付獄 真宗曰此事已發何可免公曰臣為宰
相執國法豈可自為之幸於不發而以罪人 真宗意解公至中
書采椽所得書既而 真宗悔復馳取之公曰臣已焚之矣由是
獲免者衆公累官至太保以病求罷入見滋福殿 真宗曰 朕
方以大事託卿而卿疾如此因命 皇太子拜公公言 皇太子
盛德必任 陛下事因薦可為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宰相者
李及凌策二人而已然亦皆為名臣公屢以疾請 真宗不得已
拜公太尉兼侍中五日一朝視事遇軍國大事不以時入參決公
益恐因卧不起以疾懇辭冊拜太尉玉清昭應宮使自公病使者
存問日常三四 真宗手自和藥賜之疾亟遽幸其第賜以白金
五千兩辭不受天禧元年九月癸酉薨于家享年六十有一 真
宗臨哭輟視朝三日發哀于苑中其子弟門人故吏皆被恩澤即
以其年十一月庚申葬公於開封府開封縣新里鄉大邊村公娶
趙氏封榮國夫人後公若干年卒子男三人長曰司封郎中雍次
曰贊善大夫冲次素女四人長適太子太傅韓億次適兵部員外
郎直集賢院蘇耆次適右正言范令孫次適龍圖閣直學士兵部
郎中呂公弼公弼公事寡嫂謹與其弟旭相友悌尤篤任以家事一無
所問而務以儉約率勵子弟使在富貴不知為驕侈兄子睦欲舉
進士公曰吾常以太盛為懼其可與寒士爭進至其薨也子素猶
未官遺表不求恩澤有文集二十卷乾興元年詔配享 真宗廟
廷臣脩曰景德祥符之際盛矣觀公之所以相而 先帝之所以
用公者可謂至哉是以君明臣賢德顯名尊而俱享其榮沒而長
配於廟可謂有始有卒如明詔所褒其著永茂江漢推大臣下之
事所以見任賢使能之功雖曰山南瑄公之詩實歌宣王之德也

凡讀考國史實錄至於摺紳故老之傳得公始終之節而錄其可
紀者輒聲爲銘詩昭示後世以彰先帝之明以稱聖恩褒顯
王氏流澤子孫與宋無極之意銘曰

烈烈魏公

相我

真宗

貞廟翼翼

魏公配食

公相

真宗

不言以躬

時有大事

事有大疑

匪卜匪筮

公爲蒼龜

公在相位

終日如默

問其夷狄

包畧兵革

問其卿士

百工以職

問其庶民

耕織衣食

相有賞罰

功當罪明

相所黜陞

惟不惟能

執其權衡

萬物之平

孰不事君

胡能必信

孰不爲相

胡能有終

公薨于位

太尉之崇

天子孝思

來薦清廟

佑我

聖考

惟時元老

天子念功

報公之隆

春秋從享

萬祀無窮

作爲歌詩

以諗廟工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三

晏元獻公殊舊學之碑

文忠公歐陽

脩

至和元年六月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臨淄公以疾歸于京師八月疾少間入見 天子曰噫予舊學之臣也乃留侍講述英閣詔五日一朝前殿明年正月疾作不能朝飭太醫朝夕往視有司除道將幸其家公數曰吾無狀乃以疾病憂 吾君即馳奏曰臣疾少間行愈矣乃止其月丁亥以公薨聞 天子震悼亟臨其喪以不即視公為恨贈司空兼侍中謚曰元獻有司請輟視朝一日詔特輟二日以其年三月癸酉葬公于許州陽翟縣麥秀鄉之北原既葬賜其墓隧之碑首曰舊學之碑既又勅史臣脩考次公事具書于碑下臣脩伏讀國史見 真宗皇帝時天下無事天子方推讓功德祠祀天地山川講禮樂以文頌聲而儒學文章俊賢偉異之人出公世家江西之臨川年始十四日起田里進見 天子時方親閱天下貢士會廷中者千餘人與夫官臣衛官擁列圍視公不動聲氣操筆為文辭立成以獻 天子嘉賞賜同進士出身遂登館閣掌書命以文章為天下宗逮 陛下爰德東宮 先帝選用臣屬即以公遺 陛下由土官官臣卒登宰相九所以輔導聖德憂勤國家有舊有勞自始至卒五十餘年公既薨而 先帝之名臣與 陛下東宮之舊人皆無在者宜其褒寵優異比公甘盤臣脩幸得執筆史官奉明詔謹昧死上臨淄公事曰公諱殊字同叔姓晏氏其世次晦顯徙遷不常自其高祖諱墉唐咸通中舉進士卒官江西始著籍于高安其後三世不顯曾祖諱延昌又徙其籍于臨川祖諱郛追封英國公考諱固追封秦國公自曾祖以下皆用公貴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曾祖妣張氏陳國太夫人祖妣傅氏許國太夫人妣吳氏唐國太夫人公生七歲知學問為文章鄉里號為神童故丞相張文節公安撫江西得公以聞 真宗召見既畢出身後二日又召試詩賦論公徐答曰臣嘗私習此賦不敢隱 真宗益嗟異之因試以他題以為秘書省正字置之秘閣使得采讀秘書論故

僕射陳文公之視其學明立獻其所為文召試中書遷太常寺奉
禮部封祀泰山推恩遷光祿寺丞數日充集賢校理明年遷著作
佐郎一父夏去官已而 真宗思之即其家起復命淮南發運使
吳舟送之京師從祀太清宮賜緋衣銀魚同判太常禮院又丁母
憂未去官服喪不訖今 天子始封昇王公以選為府記室參軍
再遷左正三直史節今 天子為皇太子以戶部員外郎充太子
舍人賜金紫知制誥判集賢院遷翰林學士充景靈宮判官太子
左庶子兼判太常寺知禮儀院公既以道德文章佐佑東宮 真
宗至所諮訪多以方寸小紙細書問之由是參與機密凡所對必
以其言進之不洩其後悉閱 真宗閣中遺書得公所進彙類為
八十卷藏之禁中人莫之見也初 真宗遺詔 章獻明肅太后
權聽軍國事宰相謂樞密使曹利用各欲獨見奏事無敢決其
議者公建言群臣奏事 太后垂簾聽之皆毋得見議遂定乾
興元年拜右諫議大夫兼侍讀學士遷給事中景靈副使判吏部
流內銓以易侍講崇政殿遷禮部侍郎知審官院為樞密副使遷
刑部侍郎上疏論張者不可為樞密使由是忤 太后自坐以笏
擊其僕誤折其齒罷留守南京大興學校以教諸生自五代以來
天下學廢興自公始召拜御史中丞改兵部侍郎兼秘書監資政
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知天聖八年禮部貢院明年為三司使復
為樞密副使未拜改參知政事遷尚書左丞 太后詢太廟有請
服袞冕者 太后以問公公以周官后服對 太后問大臣執政
者皆罷公為禮部尚書知亳州徙知陳州遷刑部尚書復召為御
史中丞又為三司使知樞密院事拜樞密使再加檢校太尉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慶曆三年三月遂以刑部尚書居相位充集賢殿
大學士兼樞密使自公復召用而趙元昊反師出陝西天下弊於
兵公數建利害請罷監軍無以陣圖授諸將使得應敵為攻守及
制財用為出入之要皆有法 天子悉為施行自官其先以率天
下而財賦之職悉歸有司卒能以謀臣元昊使聽約不乃還其王
號公為人剛簡遇人必以誠雖處富貴如寒士罇酒相對歡忘
善稱之如已出當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等皆出公

門及為相益務進賢材當公告相府時范仲淹韓琦富弼皆進用
至於臺閣多一時之賢 天子既厭西兵闕天下因弊奮然有意
遂欲因群材以更治數詔大臣脩天下事方施行而小人權倖皆
不便明年秋會公以事罷而仲淹等相次亦皆去事遂已公既罷
以工部尚書知穎州徙知陳州又徙許州三遷戶部尚書拜觀文
殿大學士知永興軍充一路都部署安撫使徙知河南府兼西京
留守累進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爵臨淄公食邑萬二千戶
實封二千七百戶公享年六十有五自少篤學至其病亟猶手不
釋卷有文集二百四十卷嘗奉勅修土訓及 真宗實錄又集類
古今文章為集選二百卷其為政敏而務以簡便其民其於家嚴
子弟之見有時事寡姊孝謹未嘗為子弟求恩澤其在陳 上問
宰相曰晏某居外未嘗有所請其亦有所欲邪宰相以告公公自
為表問起居而已改其薨也 天子尤哀悼之賜予加等以其子
承裕為崇文院檢討孫及甥之未官者九人皆命以官公初娶李
氏工部侍郎虛已之女次孟氏屯田員外郎虛舟之女封鉅鹿郡
夫人次王氏太師尚書令超之女封榮國夫人子八人長曰居厚
大理評事早卒次承裕尚書屯田員外郎宣禮贊善大夫崇讓著
作佐郎明遠祗德比日大理評事幾道傳正皆太常寺太祝女六人
長適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富弼次適禮部侍郎三司使
楊察其四尚幼系十有二人公既樂善而稱為知人士之顯于朝
者多公所薦達至擇其女之所從又得二人者如此可謂賢也已
銘曰

有姜之裔

齊為晏氏

齊在春秋

晏顯諸侯

傳載相子

嬰稱于丘

其後無間

不亡僅存

有煒自公

厥聲以振

公之顯聲

實相

天子

天子曰噫

予考

真宗

唯多名臣

以臻隆盛

汝初事我

王官東堂

以暨相予

始卒一躬

輔

我以德

有勞于邦

公疾在外

來歸自洛

天子曰留

汝

予舊學

凡今在庭

莫如汝舊

孰以界予

惟

予聖考

今既士矣

孰為予老

何以贈之

司空侍中

禮則有加

予思何窮 有篆其文 在其碑首 天子之褒 史臣有記
銘以述之 永昭厥後

丁文簡公度崇儒之碑

文懿公孫

并

皇祐五年正月庚戌觀文殿閣下士翰林侍讀學士行尚書右丞丁
公薨于京師翌日乘輿臨吊賜贈物有加祿以天官尚書章紱一
不御垂拱朝太常准功行謚曰文簡越三月辛酉克葬于鄭州新
鄭縣旌賢鄉之原明年詔臺書其識其事以信來世謹按牒公諱
度字公雅開封祥符人先世家姑蘇徙清河又遷冀大王父品始
壯會梁晉怙亂歲歲扼河相挂避不仕以公貴贈太保大父顯清
恭未與仲弟入契丹及還乃上今籍性好學摺橐中金盡以置經
史得八千餘卷築大室保藏之時名儒若寇萊公馮魏公並遊其
門詩書以卒業晚應三史舉不中第終焉贈太師考逢吉有節行
章聖在藩邸與張耆揚崇勳比日給事左右增家書至萬卷東朝圖
記蓋有補助既而張揚以攀附浸貴獨引退辭老授將作監丞致

文懿公孫

并

仕贈中書令曾王妣張氏王妣劉氏妣賀氏追封衛韓魯三國太
夫人中書令五子公最少生八日自始開年十一穎悟端碩與並
時諸生不類因大啓書室使之縱觀公取數帙拍篇目問義安在
的的如成人言及長能屬文唯好謨詰遂擬爲書命數篇不錯不
驚詞氣酋然由是名聞公御問祀汾陰之歲應服勤詞學科擢上
第釋褐大理評事通判靜海郡稍遷太子中允直集賢院 上踐
祚改太常丞是時大明繼臨純健丕迪四海面內仰觀功德公獻
書墀下博延經臣以敷講道善增置諫列以切劑治體籙荒田墾
闢之數爲令佐課效使流庸自古限宗屬親疎之別立補蔭名格
使妄冒不作其言典直正 天子始器之進太常博士加緋魚守
吳興民有訴訟者公問狀拳然坐閣中麗博曲直按昇事下吏十
無二三者郡俗大服牢圍無駭尋爲西京轉運使內官督役河陰
暴不循法叛卒亡命山林凡數百公選強辯軍校曉諭招還之止
坐首謀太史奏昌陵有異氣非吉祥須增築始可厭公入對陵寢
所以寧先神不時繕修非經義乃止又徙長葛治單鎮許人宜之

歲中授祠部員外郎代還以本官知制誥錫服三品大河東地占
勁兵處景德前騎兵戰討有功其後浸死不補無以厭重邊公首
講馬射之法以全其籍再遷刑部郎中召入翰林充學士元昊反
朝廷議奪官爵公謂戎狄酋長自古盜名號者多矣矧夏人萌僭
竊心歲且久削之必不能止叛計但自損威靈耳屬獻謀者言頗
異議遂格已而賊果本於餘盡置境上時邊遽相厲大臣奏事或日
肝詔無給休沐假公引東晉區區符堅擁百萬衆入寇謝安命駕
遊適人心以安今醜類跳梁持柄者過爲勞勩適足使四疆頽淺
深非良策頭一切如舊葉清臣議制銅獸符給諸路帥領調發期
會並公古制公言今昔殊尚文質異宜符若一施僞將百出成敗
所係可不慎重奉罷之尋兼侍讀學士改中書舍人爲學士承旨
詔獄常用中允亮制使公援唐特大獄皆三司雜治况申理寃滯
憲意美之職可兼奏尚書中書制事本樞密顯兵謀公稱古之治天
下者其號令未於一今二府離軍民之筭機會措置粹有同異則
人心得以疑惑非國體 上然之凡兵戎重務始許通議故事諸

部監司及藩鎮牧守被命赴職 陛辭口皆召見賜對至是罷之
公曰臣子領外權以生齒爲寄其昇付回甚重 陛下且臨遣特
論勗之條教奈何德音咫尺耳院院不得聞非聖人憂元元與賢
者共治之本也俄恭端明殿大學士西師未解 上問用人以資
與才孰先公曰平時較殿最第資考俾進用有漸所以循古法而
謹常道若夫登天務坏大患判大疑則擢才爲急 上頷公在翰
林久矣乃不自爲之地真確厚長者居無何諫官或言公請間求
用 上曰庶幾侍從十五年未嘗一語及私若安得是說因召執政
申論之慶曆五年遂用爲工部侍郎樞密副使參知政事禁衛竊
發大臣有素善楊懷敏者議遣官留翰林由公曰肘腋之變事切
宗社當付外廷窮素證逮蕩鋤兇醜以正國家典刑乃欲依違貸
罪黨邪固爭之聲色俱厲及哺然後已數月懇請解職授紫宸殿
學士翰林侍讀學士復改觀文殿學士兼刑兵二部侍郎合會均
慶曆尚書右丞近時政府罷免例從外職獨公入觀中講還即闕
門靜居寵服進退若不在已素康寧一日以疾聞 上亟遣中貴

人挾太醫診脉藥未再劑晏然謝去享年六十四悲夫公坦易疏
達清通敏亮不喜外飾率由天誠讀書止究大義章句解詁脫略
不記與士人交初若無崖岸無畛域及游從論議或一言一事小
矣正道則辭意勁訐無毫釐假借之色性忠赤朝家事典閑治亂
安危者多密跡抗辯大抵渾渾直致發於胸中稽摩隱微既久乃
驗人間之則避讓不自名往往答以他語間屬姦險甚忤橫啓誣
詛雖衆談錯出未嘗少回以合時尚初 章獻皇太后輔政公鋪
道前世緣冒家致敗亂之跡撰王鳳論以獻明白委曲無所諱忌
嶺南歐希範平公白交州雖外臣自克占城勢頗張又谿洞諸小
種土域環接疑有附險連勢陰持兩端廣邕欽梧雷五州之境所
控尤要害請飭守臣嚴戍邏結聲援踵唐五筮之法以備侵軼未
再歲廣源蠻大擾南方如公言國馬數絀公因啓苑監古法非不
孳衍但寓之之令未能經遠若聽天下郡縣牧養之家不登爲產
力則四方多矣夫君民猶一體民馬旣足國何患乎不足在中書
日寃人扣待漏院理訴公縷縷問或告曰丞相亡所詰已獨然非
自安之計公默不應素知兵書熟 本朝典故前後畫便亘率疆
場間事語西此猶切至於軍校進補士伍耆耄戍堡障廢置營部高
下參綜次序一本 祖宗舊制號稱詳平侍經筵讀史傳據歷代
本末極陳繇邪正致盛衰之說以感悟主意每經終及歲時賜與
輒懇懇辭避且云臣與韓琦俱嘗在兩府琦護塞盡瘁臣侍顏從
容豈宜蒙賚益以重過 上嘉歎者久之生平廉畏自奉泊如所
得俸稍計伏 雖外均賦宗戚貧甚者嫁娶送葬仰公而成雖踈屬
如一晚歲通性理紛華玩好抑絕不視處一室左右几案惟經史
子集而已室之外架二欄植脩竹日吟誦其間賓自遠方至坐未
旣則訪以所過郡邑歲之豐凶吏之良否民之苦樂聞崇豐吏良
民樂則衍然如不能勝其克已憂人如是朝廷旣太享召群子弟
語曰昔文正公宰天下僅十五年及薨子孫有未齒且薄者吾愛
之慕之自今不復有請矣若等姑自策厲因著慎言賦以示戒勗
洛中營小園心念念告老去章旣具草未上而終士論深所追惜
公之踐歷若吏部南曹尚書刑部登聞檢院權發遣三司公事糾

察在京刑獄管勾詳源觀提舉在京諸司庫務皆一領焉秘閣秘書省省刑院吏部流內銓審官院三司磨勘司通進銀臺司權發遣開封府事南郊齒簿使皆再領焉太常禮院尚書都省皆三領焉又為群牧使河東宣撫副使契丹生辰使南郊禮儀使功臣曰推忠推誠佐理保德階至光祿大夫勳為上柱國爵封濟陽郡開國公賦邑二千六百戶真食六百戶所著詩論制誥奏議碑頌等離為七十卷藏于家致道雅正文辭純緻較漢唐名賢不少減又撰錄邇英聖覽十卷龜鑑精義三卷慶曆兵錄五卷慶曆繕邊錄一卷國朝具負一卷編年摠錄八卷大唐史略一百卷管子要略五篇備邊要覽十篇寰海後圖刊定武經摠要五十卷唐書紀十卷志四十卷集韻十卷褒貶義例得太史公之遺法美哉凡三合姓始娶陳氏潁川郡夫人故蔚州刺史贊之孫再娶呂氏東平郡夫人故宰相蒙正之女三娶張氏清河郡夫人故參知政事洎之孫並先公而沒輜車之西皆舉以祔焉禮也子男二人諷太子中允集賢校理諱光祿寺丞篤學有行檢人以世濟待之女二人長適大理寺丞方安人早亡次適國子監直講楊忱孫男二人義叟唐叟俱為太常寺太祝女孫三人長適大理評事范宗賢二尚幼嗚呼有後哉君子謂公約以處己恕以接人誠以事君勞焉不自能美焉不自售孜孜輔道始終一節易所謂立不易方者公得之矣銘曰

君子履用	以純誠先	哲人事業	推直道難	二者參立
茲為本原	有美文簡	奉之周旋	心坦以毅	行方而堅
章聖在宥	汾睢告虔	巍設科等	大寵俊賢	公試擢下
擢居衆前	帝始御極	龍飛于天	健順丕幹	清明浹宣
公踐朝闈	亨塗始焉	灑灑書府	峩峩掖垣	或紬史法
或代王言	公復古誼	其文炳然	玉署詳擇	金華博延
時視詔草	日陪威顏	公講事本	經謀實繁	乃贊萬樞
乃參庶績	推以治體	濟之勤力	內重國論	翊天柱石
外採兵鈐	綏固疆場	生也鏗亮	動兮齋慄	不將不迎
不矯不激	不求利權	不取名跡	人其謂何	我則嗟

渡蹈晚節 解還前職 紛乎世華 淡若虛室 裏樛簪照
初終罔易 疑神粹和 屢首歸沒 士伍追範 朝家慨惜
詔俾刊錄 庸傳行實 嗚呼公兮 古之遺直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三

